救災議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救災議
作者：曾鞏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南豐文鈔/010卷》

河北地震、水災，隳城郭，壞廬舍，百姓暴露乏食。主上憂憫，下緩刑之令，遣拊循之使，恩甚厚也。然百姓患於暴露，非錢不可以立屋廬；患於乏食，非粟不可以飽，二者不易之理也。非得此二者，雖主上憂勞於上，使者旁午於下，無以救其患、塞其求也。有司建言，請發倉廩與之粟，壯者人日二升，幼者人日一升，主上不旋日而許之，賜之可謂大矣。然有司之所言，特常行之法，非審計終始，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。今河北地震、水災所毀敗者甚眾，可謂非常之變也。遭非常之變者，亦必有非常之恩，然後可以振之。今百姓暴露乏食，已廢其業矣，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，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，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，商不復得治其貨賄，工不復得利其器用，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，一切棄百事，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，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，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。以中戶計之，戶為十人，壯者六人，月當受粟三石六斗，幼者四人，月當受粟一石二斗，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，難可以久行也。不久行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？久行之，則被水之地，既無秋成之望，非至來歲麥熟，賑之未可以罷。自今至於來歲麥熟，凡十月，一戶當受粟五十石。今被災者十餘州，州以二萬戶計之，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、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，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。食之不遍，則為施不均，而民猶有無告者也；食之遍，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，何以辦此？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。至於給授之際，有淹速，有均否，有真偽，有會集之擾，有辨察之煩，厝置一差，皆足致弊。又群而處之，氣久蒸薄，必生疾癘，此皆必至之害也。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，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？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，而就食於州縣，必相率而去其故居，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，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，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，必棄之而不暇顧。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，伐桑棗而去者有之，其害又可謂甚也。今秋氣已半，霜露方始，而民露處，不知所蔽，蓋流亡者亦已眾矣。如是不可止，則將空近塞之地。空近塞之地，失戰鬥之民，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。空

近塞之地，失耕桑之民，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。何則？失戰鬥之民，異時有警，邊戍不可以不增爾；失耕桑之民，異時無事，邊糴不可以不貴矣。二者皆可不深念歟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，有窺倉庫，盜一囊之粟、一束之帛者，彼知已負有司之禁，則必鳥駭鼠竄，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，以扞遊徼之吏，強者既囂而動，則弱者必隨而聚矣。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，有枹鼓之警，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？況夫外有邊陲之可慮，內有郊祀之將行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，銷之於未萌也！

然則為今之策，下方紙之詔，賜之以錢五十萬貫，貸之以粟一百萬石，而事足矣。何則？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。如一戶得粟十石，得錢五千，下戶常產之貲，平日未有及此者也。彼得錢以完其居，得粟以給其食，則農得修其畎畝，商得治其貨賄，工得利其器用，閑民得轉移執事，一切得復其業，而不失其常生之計，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，而勢不暇乎他為，豈不遠哉？此可謂深思遠慮，為百姓長計者也。由有司之說，則用十月之費，為粟五百萬石；由今之說，則用兩月之費，為粟一百萬石。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，足以賑其艱乏，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，所實費者，錢五巨萬貫而已。此可謂深思遠慮，為公家長計者也。又無給授之弊、疾癘之憂，民不必去其故居，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，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，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，皆得而不失。況於全牛馬，保桑棗，其利又可謂甚也。雖寒氣方始，而無暴露之患；民安居足食，則有樂生自重之心；各復其業，則勢不暇乎他為，雖驅之不去，誘之不為盜矣。夫饑歲聚餓殍之民，而與之升合之食，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，此常行之弊法也。

今破去常行之弊法，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，足以救其患，復其業。河北之民，聞詔令之出，必皆喜上之足賴，而自安於畎畝之中，負錢與粟而歸，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，則戴上之施，而懷欲報之心，豈有已哉？天下之民，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，其孰不震動感激，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？如是而人和不可致、天意不可悅者，未之有也。人和洽於下，天意悅於上，然後玉輅徐動，就陽而郊；荒夷殊陬，奉幣來享；疆內安輯，里無囂聲，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，消患於無形之內乎？此所謂審計終始，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。不早出此，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，則雖欲為之，將不及矣。

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。夫王者之富，藏之於民，有餘則取，不足則與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，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。故又曰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，此古今之至戒也。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，有九年之畜，足以備水旱之災，然後謂之王政之成。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，以是故也。今國家倉庫之積，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，凡

以為民也，雖倉無餘粟，庫無餘財，至於救災補敗，尚不可以已，況今倉庫之積，尚可以用，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，而立視夫民之死乎？古人有曰：「剪爪宜及膚，割髮宜及體。」先王之於救災，髮膚尚無所愛，況外物乎？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，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。他州之田，秋稼足望，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，非獨足以利農，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。斗增一二十錢，吾權一時之事，有以為之耳。以實錢給其常價，以茶舜香藥之類佐其虛估，不過捐茶舜香藥之類，為錢數巨萬貫，而其費已足。茶舜香藥之類，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，不待議而可知者也。夫費錢五巨萬貫，又捐茶舜香藥之類，為錢數巨萬貫，而足以救一時之患，為天下之計，利害輕重，又非難明者也。

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，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。此時事之急也，故述斯議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